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row of chairs with hanging lamps, reflected in water. The scene is captured from a low angle, looking down at the water's surface. The chairs and lamps are dark, and their reflections are sharp and clear. The water is light-colored, creating a high-contrast image. The overall mood is serene and contemplative.

# 如履薄冰

〔苏〕格奥尔基·布良采夫著

# 如履薄冰

新华出版社

晨曦、李荫寰、金娅娜、刘洪芝译  
〔苏〕格奥尔基·布良采夫著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СССР  
По тонькому льду  
据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1964年版译出

## 如 履 薄 冰

〔苏〕格奥尔基·布良采夫著

晨 曦 李荫寰 译  
金娅娜 刘洪芝

\*

新 华 出 版 社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0.25印张 403,000字  
1984年11月第一版 1984年11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41,000册

统一书号：10203·139 定价：2.50元

## 内 容 简 介

这是苏联六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一部惊险小说。它通过对肃反工作者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祖国而英勇献身，建立不朽功勋的描写，热情讴歌了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崇高精神。作者格奥尔基·布良采夫(1904—1960)早在五十年代就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悉，他的《匪巢覆灭记》尤其受到我国读者的欢迎。《如履薄冰》是作者的主要作品之一。

本书分上下两部。上部通过对三个肃反工作者在友谊、爱情、工作和事业上的不同态度和不同命运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战前肃反时期苏联的国内政治形势和肃反扩大化的复杂背景。下部描写肃反工作者深入敌占区，打入德国间谍机构内部，进行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生动地反映了在卫国战争爆发初期的最艰苦日子里，肃反工作者为保卫祖国而战的英雄业绩。

小说情节围绕两条线索交错展开：一条是肃反

工作者的内部矛盾和冲突；另一条是肃反工作者同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故事情节曲折复杂，紧张跳跃，扣人心弦。

小说主人公德米特里、安德列和根纳季本是三个共同工作、并肩战斗、朝夕与共的同志、朋友和战友，但不同的生活观、道德观和价值观，使他们在友谊和爱情、生活和工作、事业和斗争、祖国利益和个人荣辱等一系列问题上，不断陷入愈益尖锐的矛盾、冲突和斗争，终于导致不同命运的不同结局：前两者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英勇献身，后者堕落后为可耻叛徒而受到应有的惩罚。作者以极其真挚的感情、爱憎分明的立场、生动的笔触和朴素的语言，不仅为读者塑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而且为读者，特别是为青年读者，提供了许多生活答案和有益的启示。

# 上 部

## 特拉佩兹尼柯夫中尉的日记



1938年12月26日(星期一)

一大早就被小儿子马克西姆捅醒了。别看他才四岁，淘起气来可比谁都凶。这不，还没等我睡醒，就折了根笤帚儿，偷偷挠起我的鼻孔来。气得我真想揍他两巴掌，可一看他格格笑得那么开心，手就软了，不忍心破坏他的情绪。

洗完脸，坐下写这篇日记。

离到局里上班，还有一个半小时。头还在嗡嗡叫，脑腔里隐隐作痛。原因是不言自明的。为了祝贺我的朋友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勃拉金这位出类拔萃的青年的三十一岁生日，昨天我组织了一场家庭聚会，开怀畅饮了一番。

吃的东西都很不错：有肉冻、鱼冻、醋渍蘑菇、烤鹅肉、各色小菜儿、冷盘、煎奶糕饼，还有我最爱吃的馅饼。

喝的酒也算是名牌：光那茶蕪子露酒就够意思！不用说，就是它搞得我脑袋直发疼。按理说，本当再喝一小杯这魔力无穷的酒，以便稍微缓解一下，可又不太合适，因为酒味儿



无法掩藏，而一天的工作已经在即。

简而言之，过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节日，有吃有喝，有说有笑，有唱有跳，尽兴玩了个痛快。一切都很不错，如果没有“但是”二字的话……

在庆祝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朋友们都简单戏称他季姆-季梅奇——生日的同时，我们也在庆祝失去一位老朋友——根纳季·贝兹罗德内。这便是“但是”二字真谛之所在。

我所说的“失去”，并不是指根纳季与世长辞或者跟我们长离久别。他还活着。他的健康状况是我们任何人都望尘莫及的。他哪儿也没去。只是我们不得被迫把贝兹罗德内从我们的朋友名单中一笔勾销。更确切地说，是他自己这样做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失去一位朋友可不是一个晚上的事。不过这种决裂昨天已经彻底明朗化了：过去是贝兹罗德内、勃拉金和我三个人，现在是勃拉金和我两个人。

事情是这样的：四个月前即八月底，根纳季被紧急召到莫斯科。他在那里只小住八天，竟混了个上尉军衔回来。处长委任令当即下达，而八天前他在同一个地方只不过领导一个科。

这是任何人都意想不到的，当然，局领导例外，因为没有他们如此大胆的破格提拔，那是不可思议的。

没有人嫉妒根纳季。但也没有人不感到惊讶、诧异、迷惑，大家都试图探讨如此出人意料的提拔的奥妙何在，根纳季何以能越过中尉军衔，而且越过了处长助理和副处长之职

连升三级呢？

我同根纳季相处过十年之久。更确切地说，不是相处过，而是正在相处。这样说要更准确些。诚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顶峰”，这并非是什么秘密。对于根纳季来说，这“顶峰”便是科长之职。他也真的当上了科长。突然，根纳季又成了一处之长。不过，常言说得好，首长的眼睛看得更清。对于成命，我们只有讨论如何更好执行的份儿。

贝兹罗德内从没有过火热的激情，也没表现出过特别的精明强干和进取精神。在仕宦阶梯上，他爬得缓慢而又艰难；唯命是从，不露锋芒，不冒风险，不擅作主张。在他的前额上，即使是潜在天才的智纹也看不出一丝来。根纳季主要的，恐怕也是唯一的天才就是踏实肯干、吃苦耐劳。可是，如果他的副手不在的话，他从来就主持不了科里的工作。他对人的了解和理解都肤浅得很，无法拨动他们的心弦。

近四个月来他变化惊人，简直可以说是判若云泥。在他的脸上泛出一股不寻常的傲气，俨然一夜之间头顶放出灵光似的，自命不凡，自以为是。

多年的侦察员职业训练使我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改变走路姿势就象改变说话声调一样的难，但根纳季打破了我的信念。他就改变了走路姿势。那种鲁莽、笨拙、失调的动作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平静、稳重、缓慢，甚至富于弹性的动作。他掌握了傲岸昂藏的风度。见人不握手、不停步、不打招呼，只是神气十足地点点头而已。

我已经是三十三岁的人了，在国家保安机关工作了十三

年之久。世面还是见到过一点的，但如此迅速而又惊人的变化却还未曾目睹过。

根纳季开始表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积极性。季姆-季梅奇以他特有的观察力正确无误地发现，根纳季由于工作热情突然大增，累得简直有点吃不消了。

他再也不来找我和季姆-季梅奇了。真是怪事！想当初我们三人同居一室，同宿一处。我们曾同盖一床被，同吃一盘菜，同食一块面包。根纳季在我们三人之中年龄最大，今年四十一岁。尽管我在五年前结了婚，根纳季在四年前结了婚，但这都不曾影响我们的友谊。我们只不过是分居在不同的住宅里罢了。没有一个星期天，没有一个节假日我们不欢聚一堂的。就连休假我们也要尽量约定在同一时间，并且经常是如愿以偿的。那时，我们或去根纳季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乌克兰，或到我的故乡尔热夫。

然而，曾几何时，自根纳季“跻身首长行列”那日起，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友谊出现了裂痕，而今彻底土崩瓦解了。

前天，星期六，下班前我特意到根纳季的办公室，提醒他，明天是季姆-季梅奇的生日，按照十年来形成的老传统，我们应当聚会一次。他故意漫不经心地瞥了我一眼，说，他明天上午往我家里打电话，通知他来还是不来。

他当然没有给我打电话，倒是我给他打了电话。我是在客人们都已就坐时才给他打电话的。根纳季的回话逐字如下：

“特拉佩兹尼柯夫同志，您应当理解，我跟下属人员一道庆祝生日是不方便的，这有点聚众鬼混的味道……”

他对我称“您”<sup>①</sup>，这是头一次。

我对他还是照旧：

“根纳季，收起你那一套吧！这是在我家里聚会，又不是在你的办公室里。这儿只有季姆-季梅奇一个人是你的下属。这跟鬼混有什么相干？”

“您别鼓动我啦。”——他那干巴巴的声音。

我骂他一声见鬼去，便放下了话筒。对了，我是先放下话筒，后说见鬼去的。我一下子竟没想出词儿来。我这个人反应有点迟钝。

总之一句话，根纳季没来。我把我们在电话里的对话向大家学了一遍。季姆-季梅奇失望地把手一甩，说：

“我事先就对你说过。果然不出所料。也好……有个坏朋友倒还不如没有。”

不知是哪位客人，听说近来勃拉金和贝兹罗德内的关系明显闹僵了，便故意取笑季姆-季梅奇，说：

“小伙子，你等着瞧吧，这个贝兹罗德内还要把你一口吞进肚子里哪！”

“那非把他卡死不可，”季姆-季梅奇反唇相讥，“象我这样的带骨肉，是要卡嗓子的。”

“可要是卡不住呢？”

“那他不是闹消化不良，就是害结肠梗阻。”

就这样，根纳季十年来第一次既没向季姆-季梅奇表示

---

① 苏联人对关系亲密的人称“你”，不称“您”。——译者

祝贺，也没来参加他的生日聚会。……

1938年12月27日(星期二)

刚从季姆-季梅奇处回来。时间大约是夜里三点钟。外面夜色迷人，寒气料峭，空气清新，沁人心脾。皑皑白雪覆盖着大地，这样的时间显然不会持续很短。这座城变了，变得清新洁白了。

我们生活和工作的这座城市的名称，我以为不说为佳。我只指出一点：这是一座州府，从前的省会。

对了……我刚从季姆-季梅奇处回来。今天在班上我们没有机会见面，于是我便决定到他家里去一趟。我和季姆-季梅奇分别在两个处里工作：他在贝兹罗德内手下，我在库尔尼柯夫手下，后者是个经验丰富的老肃反工作者，也是个颇有韬略的人。我和季姆-季梅奇的职务一样：两人都是科长。季姆-季梅奇正好在家。他刚下班，坐在压沉了的破床上，手拿吉他自弹自唱。季姆-季梅奇独身一人，早晚两餐在办公楼小吃部，午餐在食堂。

见我进来，季姆-季梅奇点点头，嘴里继续唱他的歌。鉴于我们的友谊，无须对对方特别表示关照，而我的夜间造访又不是什么反常的事。我们总是到深夜才结束工作。确切些说，是为了暂短的睡眠才中断工作。

我坐在唯一的一把维也纳式木椅上，静听他独自弹唱。

季姆-季梅奇的音色虽不算太好，却也算得上很不错的男中音，他的歌声总是给我以莫大愉快。这会儿他唱的是伏尔

加河上的悬崖陡壁，斯捷卡·拉辛<sup>①</sup>曾面对它倾吐衷肠。

唱完之后，季姆-季梅奇站起来把吉他挂在墙上，问，

“喏，怎么不吭声？”

“是首好歌。”

“是啊，不坏。可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我摇摇头。是的，我不知道，甚至连想都没想过，我所喜欢的这首歌的作者是何许人也。

“这是沙皇官吏纳夫罗茨基写的。”季姆-季梅奇说。“他当过副检察长，不止一次在审判政治犯的法庭上宣读措词刻毒的起诉书。论人是个大坏蛋，而写出来的歌居然这么好！千古流传。”

“反常现象。”我说。

“是啊，”季姆-季梅奇肯定道，“这使我不由地想起，在军政大学时，咱们的老师谢夫留柯夫发挥过一种理论，说，坏人不可能写出好作品。我跟他争论说，我就知道一位诗人，生活上肮脏透顶，笔下写出来的却是好诗。”

“记得这位‘正统分子’，”我补充说，“那是个大左派。”

“大左派——这对他是过誉了。地道的傻瓜。”季玛<sup>②</sup>张大嘴巴打了个呵欠，在床上挺了挺身子，伸了伸懒腰。

“想睡觉啦？”我问。

---

① 即斯杰潘·拉辛(1667—1671)——俄国反封建农奴制压迫的农民起义领袖。——译者

② 季姆-季梅奇的爱称。——译者

“累了。”

“我走了，我也该睡觉了。”

“等一下。你知道，对根纳季有点新的理解。殊不知，为了认清一个人，倒是应该提升他当官的。依我看，根纳季是个野心家。”

“噢，这你说得太过分了。”

“一点儿也不过分。典型的野心家。我不想说服你，你自己很快就会相信的。今天他心血来潮，民主精神大发扬，跑到我们科，赏了每人一支香烟，花言巧语，套起近乎来了。”

“说什么是了？”

“说的是在莫斯科，别人如何百般劝他接受处长之职，而他执意不肯，推辞再三，犹豫不决，最后才无可奈何地勉强俯就。我嘲笑他：我说，‘你自己竟然不明白，你为人类立下了盖世功劳。’他脸一沉，说：‘不是你，而是您。’接着，又胡诌八咧起他如何诚实来。据说，他在二十年代，曾经运过一批没收资本家的黄金，整整一箱，足有三普特<sup>①</sup>重。他乘轮船过里海。轮船着了火。人们只好套上救生圈跳海逃命。当时，他不但能够逃生，而且完全可以带走两公斤金币。反正都得沉到海底去。如今他感到自豪的是，他顶住了那次诱惑。我对他说‘不当小偷算不得什么伟大功绩。’他晃了晃脑袋，没吭声。”

“你干吗竟戳人家的痛处？”

---

① 1普特=16.78公斤。——译者

“免得他胡说八道。”

“你们那儿还有什么新闻?”

“没有。我在坐等天亮，到白天，生活中的一切我才能看清。”

“什么意思?”

“哦，譬如说，我想得到答案：干吗要当夜游神?什么人  
对黑夜变白天或白天变黑夜最感兴趣?今天贝兹罗德内宣称，  
‘我们睡觉睡得越多，敌人就越精神。所以我们要睡得更少  
才行。’在他看来，周围全是敌人，多如牛毛……神经病……”

“世上难以理解的事情还多着哩。”我故弄玄虚地边说，边  
站起来祝季姆-季梅奇做一个好梦，就告辞回家了。

唔……我喜欢季姆卡。真想对他多谈几句。但一次岂能  
尽述?我写得再多也嫌少。季姆-季梅奇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跟他结识，是一九二四年秋天的事。那是在北高加索  
的车臣-印古什地区，在一次粉碎大批政治匪帮战役之后。季  
姆-季梅奇当时刚刚十八岁，就已经被称作肃反工作者了。这  
称呼他是当之无愧的。他获得过一枝“毛瑟”手枪的奖赏。他  
在大学二年级时，就由共青团推荐参加了肃反。就是现在，季  
姆-季梅奇也还是个青年，但却是个老肃反工作者了。他这也  
是承袭祖业。他祖父假如活到现在，该是六十八岁。他在苏  
维埃政权下，一开始工作时，就是坦波夫省的肃反委员会副  
主席。在我认识季姆-季梅奇之前三个月，他祖父被匪徒活活  
烧死在干草垛里。季姆-季梅奇的父亲革命前是海员，后来在  
沃罗涅什省搞肃反工作，惨死在一次火车脱轨事故中。季姆-



季梅奇的母亲是肃反委员会的打字员，一九二〇年死于伤寒病。季姆-季梅奇的哥哥原来也是肃反人员，现任斯摩棱斯克省的区检察长。原来，勃拉金一家三代都献身于肃反事业。这种情况是罕见的，至少，我本人不曾见过。

从第一天起我就对季姆-季梅奇深怀好感。在他身上既有年轻人的朝气蓬勃、敢冲敢闯和热情奔放的劲头儿，又有深思熟虑、谨言慎行、权衡利弊和当机立断的特点。他有志向，知道朝什么方向走，追求什么目标，知道他该做什么，知道祖国对他的要求是什么。

季姆-季梅奇在一件事情上表现了一个真正肃反工作者的本色，这件事使我们变成了莫逆之交。

我接受一项任务，押送十二名土匪头目。这是经过一场激战，在牺牲了三位同志的情况下，才俘获的。必须把他们活着从格罗兹尼押送到顿河罗斯托夫。季姆-季梅奇和国家保安部队的三名战士受命协助我执行任务。给我们的是一节普通车厢。把它挂在一列油罐车尾巴上，就出发了。我们和匪徒是五对十二。至于睡觉和休息，连想都不敢想。列车行至半路，在矿泉城和库尔萨夫卡之间，发生了意外情况。事情是这样的：一名战士送一个俘虏上厕所，给他松了绑，让他进了厕所，而自己停在过道上，一条腿站在门槛内挡住厕所的门。时间很晚，大约是后半夜四点钟左右。记得，那位战士叫日连柯夫，跟我同名。他带一个凶相毕露的匪徒上厕所，那家伙将近四十来岁，个头不高，体壮如牛，粗嘴厚腮，头戴一顶象是山羊皮的皮帽子。每逢这种情况，季姆-季梅奇就